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黄鑫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

梁沈約集題詞

梁武簒齊決策於沈休文范彦龍時休文年已六十餘矣抵掌革運鼓舞作賊惟恐人非金玉時失河清舉手之間大事已定竟忘身為齊文惠家令也佛前懺悔省訟小過戒及綺語獨諱言佐命不敢播騰及齊和入夢赤章奏天中使

譴責趣其病殞回思妓師識面君臣罷酒又成往事然攀附功烈於生前龍鳳猜積於身後易名一字猶遭奪改若重泉有知能無抱恨於壽光閤外哉休文大手史書居長傳者獨宋文集百卷亦僅存十三取其得意之篇比諸傳謚膏沐餘潤光輝蔽體馬書班賦別集偏行適助南董之美觀耳四聲譜自謂入神後代遵奉而不獲邀賞於武帝聲病牽拘固非英雄所喜也禪

筆紛作於樹園杪吼諦乘正說遠遜乃公意者逢時之意多則覺性之辭少矣

目録

賦

詔

改天監元年恩詔

南郊恩詔

又

又

立太子恩詔

又

立内職詔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崔慧景加侍中詔

授蕭惠休右僕射詔

授王亮左僕射詔

王亮王瑩加授詔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

王茂加侍中詔

資給何點詔

封授臨川等五王詔

勑

梁武帝踐祚與州郡勑

與謝朏勑

與何胤勑

制

授蔡法度廷尉制

授王績蔡約王師制

疏

上建關表

為柳兖州世隆上舊宮表

舉胡元秀表

薦劉桑表

與沈淵薦沈驎士表

為柳世隆讓封公表

為褚炫讓吏部尚書表

為南郡王讓中軍表

啓

為東宮謝勑賜孟嘗君劍啟
為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啟
荅釋法雲啟
謝陶隱居朮煎啟 缺
上陶隱居啟 二首缺

書

與徐勉書
荅陸厥問聲韻書

梁武帝集序

內典序

佛記序

碁品序

論

七賢論

辨聖論

均聖論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六道相續作佛義

因緣義

頌

千佛頌

齊朝丹徒故宫頌

贊

高士贊有序

銘

釋迦文佛像銘

栖禪精舍銘有序

連珠

連珠二首

記

枳園寺刹下石記

齊竟陵王題佛光記

碑

行狀

文

懺悔文

千僧會願文

賽蔣山廟文

冠子祝文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 缺

疏

為文惠太子禮佛願疏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目錄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

明 張溥 輯

梁沈約集

賦

郊居賦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為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

嬰居湫而息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迹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横搆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禄而反畊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皆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

昊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竄驚訪安土而移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閒庭而宴息值龍顔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啟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窊隆綿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霣籜之從風或誅茅而剪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寔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

望東皐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嘆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息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寔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為餌瞻窮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截始歎絲而未覩終逌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寔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

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剴於下墊廓重氛於上瘳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即牢籠於嬀夏又馳驅于軒頊悳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衢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烏而命邑方河山而啟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

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駞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閫豈蓬蒿所能沒敎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喆而為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埜抵荒郊編霜荄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渟洿之汀濴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藉外扉而為戶既取陰於

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
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
蒹菰石衣海髮黄荇緑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
湖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緑施
天著山韭鴈齒麋舌牛唇䖝首布頀南池之陽爛漫北
樓之後或冪渚而𦛌地或縈窻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
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襍果萬株並豪情
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欝吐緑攅朱羅窓

映戶接霤承隅開冊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蔕銜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襍響或斑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額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鷺冬鶂修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抃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鯈鉅鱯碧鱗朱尾修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

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唫葉寒
雀嘽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
觀先識之情偽每詠空而索有皆指難而為易不自已
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
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
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顔簞食而樂
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
衷而踢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

渠無褰㩻於曉暮不抱惄於朝疏排外物以齊遺獨為
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騁
目即堆冢而流眄睢兹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
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
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為言豈斯
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還情而徙
睇識方皋於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鍤於彊秦路縈
吳而欵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故鄉之可

珍寔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游於玆所侍綵旌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寘漢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鋐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寔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為

宇徒徵言於石槨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之與狐兎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葢昔儲之舊苑寔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栖千櫨岧嵲百栱相持阜園林駕蘭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兹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㫖回余眄於艮域覿高館於兹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秉始湌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

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瑶臺而高騁匪奭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為狀也則巍峩崇崒喬枝拂日嶢嶷岧嵉墜石堆星岑崟崋屼或坳或平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巖横挿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欵跨郊坰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墜成顛沛於虐豎康歛衿於虛嚣穆恭已於巖廓

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祟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悳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悦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濶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啟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遺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橑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閤

蘿蔦擔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懐於饑渴或攀枝
獨遠或淩雲髙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
已於茲日豈期心於来報天假余以大德荷兹賜之無
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
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
則請傚軀於夕陽勞冢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咨言
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翺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
場獸依墀而莫駭魚牣沼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

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襍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柱發黄華於庭菊氷懸墻而帶坻雪縈松而被埜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羅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旹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吴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

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愍塗賦

結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北海之信遼知余思之方阻日掩長浦風掃聯葭疊雲凝憤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掩曖乎煙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贍家兔悽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

余塗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憫國賦

余生平之無立徒跅弛以自閒處圍城之惵惵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戚悄顔而相顧畏高衝之北擬壯激矢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踈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

麗人賦

育素蟣於玄胄垂葆髮於縵胡

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逾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悼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襜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瑶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沾粧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傷美人賦

信美顔其如玉咀清哇而度曲思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髙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愛之可永庶羅袂之空裁曽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芳春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帳徙倚而不眠往徘徊於故處

擬風賦

若夫摇玉樹響金扉拂九層之羽蓋轉八鳳之珠旂時卷瑶臺翠帳乍動佚女輕衣此蓋羽客之仙風也

桐賦

龍門之桐遠望青葱專巖擅嶺或孤或叢枝封暮雲葉映晝虹抗蘭榛以棲龍拂雕窻而團露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暮合影陽崖標峯東陸俯結玄陰仰成翠幄乍髣髴於行雨沓徘徊於丹轂遠齊綵於碧林豈慚光於若木

高松賦

鬱彼高松栖根得地託北園於上邸依平臺而養翠若

夫蟠株聳幹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煙薄霧夜宿迷鳥羈雌露雖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既梢雲於清漢亦倒景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濩葉斷禽蹤枝通猿路聽騷騷於既曉望隱隱於將暮暧平湖而漾青綠拂綃綺而籠丹素於時風急壟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行可詠鄒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遠姑射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寶思於珠泉豈徒為善之小樂離繳之短

篇若此而已乎

愍衰草賦

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中寒荄不可識昔時兮春日昔日兮春風銜花兮佩實垂綠兮散紅巖陬兮海岸氷多兮霰積布綿密於寒臯吐纖疏於危石彫芳卉之九衢賈靈茅之三脊風急崤道難秋至客衣單既傷簷下菊復悲池上蘭飄落逐風盡方知歲早寒流螢暗明燭鴈聲斷裁續霜奪莖上紫風銷葉中綠秋鴻兮疏

引寒烏兮聚飛徑荒寒草合草長荒徑微園庭漸蕪沒霜露日霑衣

天淵水鳥應詔賦

天淵池鳥集水漣漪單泛姿容與羣飛時合離將騫復斂翮迴首望鶩雌飄泊出孤嶼未曾宿蘭渚飛飛忽云倦相鳴集池籞可憐九層樓光影水上浮本來暫止息遇此遂淹留若夫旅浴清深朋翻迴曠翠鬣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過波兮湛澹隨風兮迴漾竦臆兮開萍

戲水兮興浪

反舌鳥賦

咨玄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乏佳容之可翫因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鷩詭噂噴縈紆離亂駢浮迴合嶜危瑣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始旦雜沓逶迤噭跳參差攢嬌動葉促囀縈枝分宫析徵萬矩千規因風起哢曳響生竒對芳辰於此月屬今余之遵暮倦城守之諠

疲愛田郊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聞好音於庭樹

詔

改天監元年恩詔

門下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昔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同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悳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云改欽若前

載集大命於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
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述百王君臨四海若
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
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為天監元年賜民爵
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
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
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長從敕繫之身特皆原遣
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

南郊恩詔

門下卜日禋饗政道莫先厚下布澤哲王是務朕仰祇靈眷俯臨億兆歲象迴環恭事亡及牲玉必薦感敬倫中升煙燎於穹旻致精誠於太一思霑颽潤惠兹窮生應天監三年内犯奪勞及左降可悉原降繼市職不充人身及家口質繫悉散還私家督備前歲三五犯譴因及隨曹景宗授司州委叛應讁役者並量所蠲降尚書所檢巧陳淫辭普更開恩百日各聽自首不問往罪京

師三縣尤窮之民詳加賑恤主者速條格施行

又

門下朕肅膺乾貺君臨率土雖日晏劬勞而仁恕未洽星琯驟迴履端告始禋饗云備誠敬兼申宣和布澤情深待旦凡內外文武可各賜勞一年叛亡未擒若百日內自首還役不問往罪女子質繫悉且散遣文書輕重坐罪並皆從原主者詳為條格疾速施行

又

朕昧奭夙興念茲理道而明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體參用未臻和簡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思崇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主者施行

立太子恩詔

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乃旁挹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

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
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
下量錫幣帛

又

門下朕夙纉璿祚君臨四方夕惕寅畏若賔淵谷思所
以光闡洪基克隆鼎命王公卿士咸以為樹元立嫡有
邦所先守器傳統於斯為重是用俾兹幼蒙體乾作貳
永固宗祀以貞萬國元良之寄非獨在余宜令嘉慶被

之億兆可大赦天下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主者速施行

立内職詔

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壼闈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被諸方冊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内職名號parent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冗遂設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椒掖徵費無已自此相承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防自邇貽厥將

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徑寸之寶或隱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各詮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為齊帝作

門下執耜蹔蹇則如懸比室秉機或惰則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由王道不稂不莠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殊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州郡務滋耕殖相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無使瘥瘼之苦載興比屋主者詳

為科格稱朕意焉

搜隱逸詔

高尚其志義煥通爻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近若有道映邱園事孚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衡室而賓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酬荊雍義士詔

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韾產同致厥誠言念一槩思有所酬其雍荆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甄報

敕詔為齊帝作

門下朕肅纂乾統思弘祖業方欲克廣法猷寧濟遐邇實賴羣才共康世務至於股肱宗戚情委特隆垂拱責成緝熙是寄而各包藏禍心規縱醜逆朕每存容隱冀或能悛而靡懲前慝彌結後釁七百業艱宗廟事重不

不得不垂涕行戮以義斷恩或藩屬皇宗或睦因近戚夫豈不懐社稷故也雖四門已穆羣凶靡餘而泣辜之歎義兼自昔方勵精思治登賢任官隆平之化庶從兹始宜播嘉惠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已前謀反大逆手殺人以下皆赦除之頃歲軍旅繁興叛征者衆其質繫家屬及同伍代役三署見徒詳所由原遣主者施行

又

門下王室多難祲沴相仍昔歲紛阻鋒交九逵今茲狂煽兵連萬雉時事屯厄罕有斯逆故令迷起互起向背者多元惡既懸猜懼彌廣奔亡草澤自反莫因近雖曲赦與之更始而愚昧之徒猶多竄伏且遏寇未夷役連遐邇刑政弛張陷罪非一思所以曠敷嘉惠被之億兆可大赦天下凡與崔慧景協契同謀首為奸逆爰及降叛輸力盡勤良由世道交喪流源浸遠風聚靡立以至如斯悉加蕩滌一無所問凡諸反側咸與維新並加宣

慰還復民伍國信之明皎如日月榜勒鐵要咸使聞知惟崔慧景諸子不在赦例主者施行

立左降詔

刑乖政失其源巳久罰罪之奏日聞於蚤朝弊獄之書亟勞於晏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崇因乃永歲月非所以棄瑕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内外羣司有事者可開左降之科

降死罪詔

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滕衛之地猶闕藩屏言念弓韣不能忘懷筞三子始有磐石之資於焉彌固慶雖自已恩加覃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沈文季加侍中詔為齊帝作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

難起非慮寄適墉圻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實為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故主者速施行

崔慧景加侍中詔 為齊帝作

門下護軍將軍樂安縣開國子慧景志氣淹通識履詳正誠烈欵盡義簡朕心加榮近侍抑惟朝序可加侍中子如故主者速施行

授蕭惠休右僕射詔 為齊帝作 文苑英華云左僕射誤

門下尚書萬事之本隆替是寄總司頻闕宜速有人征

虜將軍吳興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惠休才學淹通識裁詳允內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副朝端僉議斯任可守尚書右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王亮左僕射詔為齊帝作

門下朝端任重刑政斯出自非民望時宗莫諧茲舉通直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王亮器識夷遠風鑒清輿賛務釐朝庶績惟允宜崇名器以副具瞻可尚書左僕射主者速施行

王亮王瑩加授詔（為齊帝作）

門下京輔華貫端副要重政首民經任切朝寄尚書左僕射亮濬哲淵深道風清邈時棟民譽僉望所歸中領軍南徐州大中正南鄉侯瑩德宇夷曠鑑識凝遠（闕）協隆內外允諧逆徒從慝躬衛時難氛祲既澄並宜光贊緝熙穆茲景化亮可侍中丹陽尹瑩可侍中尚書左僕射本官中正侯並如故主者施行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還授詔（為齊帝作）

門下侍中臨川王子晉志業清敏器尚夷通秘書監右領軍南康縣開國侯子恪理識閑悟思懷韻警宜出閒朝政入侍帷幄子晉可左民尚書子恪可侍中王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王茂加侍中詔

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望蔡縣開國公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濶艱夷情深恒寄纉命載加允副僉屬可侍中衛將軍領

太子詹事開國公如故給鼓吹一部主者施行

資給何點詔

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欵倍用興懐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禄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資須太官别給旣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

封授臨川等五王詔

門下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翌宣戎重隆名寵號寔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斯授西中郎將護軍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藩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隆重使持節督南徐兖二州諸軍輔國將軍南徐州刺史秀風顔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藩翰政以化成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偉體韻淹穆神寓凝正

經綸夷險叅贊王業冠軍右衛將軍愜神檢外洽淵量
內湛奉職鈎陳周衛以穆使持節督荆湘益寧南北秦
七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憺秀識冲情允文允
武經啓王業寔有厥勤並契闊綢繆分形並氣處家盡
其匪躬朕承運迭興光宅四海藩維廣樹經朔攸屬出
納之宜望實惟允宏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
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封臨川郡王秀可進號征
虜將軍餘官如故封安成郡王偉可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雍梁荆寧南北秦六州郢州之竟陵司馬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建安郡王恢可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事領兵景佐封鄱陽郡王憺可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封始興郡王食邑各二千戶

劉領軍封侯詔（為齊帝作）

門下南國是式事昜興周原鹿啓土義昭洪漢領軍舅親德之重朝野式瞻在昔中興任推心膂哀疚眇然未

堪多難允賴徽猷嗣隆寶業及釁起不虞咫尺宫禁内叅嘉謨外宣戎畧客勿劬勞誠力備盡宗社克固寔倚高謨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况忠勲至戚義兼於此者乎宜錫圭裂壤允副僉屬可封開國縣侯食邑二千戸主者施行

王亮等封侯詔為齊帝作

門下尚書左僕射亮中領軍南鄉侯南徐州大中正瑩守吏部尚書志並時宗民秀徽望允集協賛朝機彛倫

是寄秉文經武任惟腹心方頼嘉謨克弭時難宜疏爵建社與國同休亮瑩可各封一千五百戶開國縣侯本官中正如故志封千戶開國縣侯本官如故主者速施行

常僧景等封侯詔為齊帝作

門下廬陵王中兵叅軍事宣閣將軍軍主新除右軍常僧景車騎江夏王叅軍事宣閣將軍新除右軍中郎將薛元嗣安東廬陵王叅軍事振武將軍徐元稱假寧朔

將軍廬陵王國侍郎延明主帥般係宗前軍將軍宣閤格虎隊主馬廣或氣略强果或志識貞濟或忘家奉國誠著夷險方寄戎昭克清時難宜命爵啟土以獎厥勞可封一千戶開國縣侯本官新除驅使悉如故主者施行

封三舍人詔為齊帝作

門下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南髙平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沈徽孚給事中驍騎將軍臨淮太守兼中書通事舍

人王晅之寧朔將軍南濮陽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裴長穆並以素冑清才服勤禁省契濶劬勞自頃多難軍國務殷内參帷幄外濟師旅忠規款志義感朕心宜錫茅社同蒞賞册可封三百戸開國縣伯本官郡驅使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封申希祖詔（為齊帝作）

門下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申希祖志氣沈隱才畧開濟在昔多難任叅心膂爰及中興忠

欵彌著契闊艱虞盡其心力逮獯獫侵斥武節飈騰殘寇外殄危城獨困休庸茂績朕有嘉焉宜錫茅土以酬勤烈可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本官如故主者施行

封李居士等詔 為齊帝作

門下新除太子左衛率軍貞主李居士志識開敏器懷貞濟盡力禁門誠著夷險新除太子右衛率軍主潮陽縣開國男胡松性業詳固才用果烈新除都督青兾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青兾二州刺史栢和剛正欵率屢

著勤効新除左中將軍主鴻選氣質強果秉心壯宣並反旆南轅以赴危難身先士卒翦此鯨鯢功勤碩茂宜隆賞典居壬可封一千戶開國縣侯松可增封為七百戶和可封五百戶門國縣伯選可封三百戶開國縣男新除持節刺史將軍主男並如故主者施行

封徐世檦詔為齊帝作

門下驍騎將軍彭城令徐世檦才畧貞濟志懐義烈忠節内款勲勤外著禦侮折衝任惟心膂頃姦慝潛煽危

機驟發夷凶弭難實有力焉宜命賞疇庸錫之土宇可封開國縣子食邑三百户

封左興盛等詔為齊帝作

門下逆豎王敬則縱兵内侮陵斥畿甸輔國將軍前軍將軍事左興盛直閤將軍劉山陽受律前驅猋勇爭路或衡至首斾或陷懸中麾元惡梟至氛梗載廓賞不踰時義弘前典可封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并進位一階主者速施行

敕

梁武帝踐祚與州郡敕

欽惟邃古爰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静民寧亂實由符運總集故能啓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遘兹昏詖斯亡奄及民命蠢蠢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雲傾億兆與崑崗並燎縉紳與蘊崇共日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挍袂電擊風埽藉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未半古功倍前烈齊氏既欽若虞夏髙揖

萬邦兼以寔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寡君臨萬國川壑之懷寤寐盈慮方欲昧旦丕顯日昃忘勞思與賢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强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佇効勿令漢代璽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兹日想加克勉副其側席

與謝朏勑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羲軒遐矣古

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與何胤勑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巳多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政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

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紏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嚴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忝濡足

制

授蔡法度廷尉制

門下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實由乎此是以臯陶作士五刑惟明于張莅官世無寃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吳雄以三世法家繼為理職郭恭以律學通明

仍業司士爰及晉氏此風未泯叔則元凱並各名家自兹厥後斯尚漸薄迄至於今損棄頓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姦吏恣其取捨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天受命為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尚書刪定左曹郎中蔡法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句蹐滯名程乖假莫不斟酌厥衷允得其門方欲寄以國刑開示後學拔才取士豈有定方自世道澆流浮偽雲起量計多少辯校錐刀若遵往從舊守而勿失

豈所以軌儀上世垂風于後宜加褒擢弗繫常階可守廷尉卿主者施行

授王績蔡約王師制為齊帝作

門下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始平縣五等男績華宗冠冑器質詳和都官尚書約清源素範體業倫正訓兹蕃國僉議攸在績可隨郡王師加散騎常侍男如故約可零陵王師加給事中主者速施行

疏

修定樂書疏

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别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别錄所載已復亡逸按漢初典章滅絶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浮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

禮記非皆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記是行已經邦之功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来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之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别纂録仍委一舊學撰

為樂書以起千載絶文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懐慚六莖
興愧

論譜籍疏

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
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戸曹前廂謂之晉籍有
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
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
起偽狀巧籍歳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

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早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辯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

議秉輿升殿疏

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爲升階尋路寢之
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乘小車升
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
版輿升殿

表

上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勘黎功煥商典
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觀

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兹不才對揚威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

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内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

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
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
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
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
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
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
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
望古慙良𩍐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

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上注制旨連珠表

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為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妍蚩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

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為柳世隆上銅表

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乎始於圜法漢世幾措資於貫朽名爐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内

上建闕表

恭惟哲后舊章必修聃矚前王復古為貴伏惟陛下欣咨故實率由令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釐遠圖

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峰懸法無所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宜詔匠人建兹象闕俯藉愛禮之心以申子來之願式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懷古之目

為柳兖州世隆上舊宫表

舊宫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祇相祉八神警室事超齊向義邁譙宫故能屬輦道於天陛命帝闕於霄路實宜

樹闕疏壤寓極上穹克播嶶塵永光威烈

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城主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獮敵却沮強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昧妄輕言伏懷悚懼

薦劉粲表

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

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輈不息

與沈淵薦沈驎士表

吴興沈驎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禀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懐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厓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来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

邊鄙播聖澤於荒垂

為柳世隆讓封公表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閤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奬實賴朝謨謹肅宰畧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

幸得扶老携弱重出幽堵還軸歸繇再踐鄉路豈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為褚炫讓吏部尚書表

竊惟玄素未辯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絶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暗為明勉愚生智亦何以登奇援

異離渭分涇

為南郡王讓中軍表

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把道未弘踐義多缺徒升國爨空襲宸寵光珪華組晻藹于闕垂令采徽猷寂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顏皇衢肇啟鼎運始資魯衛蕃啟義邈周年齊楚並建禮髙漢日臣以末第聯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璽夢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擣

為始興王讓儀同表

徒塵翠幄方降紫泥以兹上令用隔下情况高擬萬石爰均八命室等天潢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出十堯萬幾必理一物興念有紆玄鏡暫垂止水

讓僕射表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恒分若夫玄黄末巳非秋駕之衛筋力為用豈强飯之時養老杖鄉

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內極其虛僊歲制防其不革寔所以蠲假衰疾收屏淪暮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百舍之趙非宿舂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鑒於淄水駑足蹇步終取躓于鹽車

為皇太子謝表

臣實蒙稚溫文以闕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儀雖

問安内豎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

夙膺盛典貳體宸極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氷壑

為長城公主謝表

奉策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妄寘妾膺

靈稟氣育景璇闈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姆保

莫敢或遑而肅雍不著穠華盖闕不悟宸暉曲漸彝章

夙貫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緄昭被

謝封建昌侯表

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纎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悦帷帳酬報爪牙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禀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

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

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卒斯道也

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到著作省謝表

臣約言即日被召以本官兼令職臣藝不博古學謝專

家乏懷鉛之志慙夢腸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慚良謬勒

斷虵之符預刊氷河之業路遥難騁才弱未勝而神工

曲造雕絢彌疊珥筆史觀記言文府趨奉載揚腆懵交

顏

拜尚書令到都謝表

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徒降旻昊之德弱縞輕蟬不載山嶽之重登階望席恍焉失步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

合歡遐邇均忭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謝賜新歴表

竊惟觀斗辨日馭生為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何則勝殺無舛拘忌之理難忽珠璧有徵禮節之原攸序

致仕表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

請骸義在量力二疏知止懼貽後悔數年已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臨終遺表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即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劍比此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人情伏

願聖心重加推屬徵臣臨途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
嗚哀

章

為安陸王謝荆州章

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帝穆爵首藩圭好禮慚河
敦詩愧楚懸旆出闗徒違絳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
照臨彌廣復叨匪服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北
維崤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牧稟威兹道孰易是以

攄情陛曲布欵幄垂霄途嚴遠事隔披照朒冐斯顔膺
此謬荷祗奉兢據罔知攸記

為晉安王謝南兖州章

臣以菜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
麾宿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
宣風萬里懐懃起懼載溢心顔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
遂乃徙旆淮區還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徽
寵俯仰亡厝

為六宮拜章

蓬閨菲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

侍巾屣之末何以厠鴛鸞之戚序奉屬車之清塵

彈文

奏彈王源

給事黄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吴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

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窊隆誠非一揆固宜本

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顔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胄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皁隷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澈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蠧大猷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冑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内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胄胤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婚璋之下錢五萬以

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
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
嗣殄滅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
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
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
違允兹簡裁源即罷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籍世資
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
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

冑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来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黄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綱斯及葢所以

崇威闌法下肅上尊謹按廷尉會稽邑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肎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俯自内𨍭作士下闈通制明文白陳凡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輙下禁止

奏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

謹按奉朝請臣王希聃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

曽無遺及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所居官輙下禁止

奏彈御史孔熹題省壁悖慢事

謹按奉朝請臺侍御史臣孔熹淺劣無聞謬列華省假
攝去來仕子常務況東皐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
云畢辱而肆此醜言題勒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
之流伍寘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熹所居官輙
下禁止

奏彈秘書郎蕭遥昌

謹按兼秘書郎臣蕭遥昌戚戚茂年升華秘館淑慎之迹未彰違惰之容已及宜寘嚴網以肅朝風請以見事免遥昌所居官

奏彈王僧佑

僧佑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入輙去中丞沈約彈之

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濶步直轡高驅

修竹彈甘蕉文

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臣聞芟薙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己力風聞籍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

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郭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辯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欵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栢後彫之心葢闕葵藿傾陽之識憑藉慶會稽絶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絶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来

謝此衆屈

啟

賀齊明帝登祚啟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遐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督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

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耼轡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寳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踴躍外罄心不勝慶謹緡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忭載懷鳧藻

上錢隨喜光宅寺啟

伏惟中陽故里舂陵舊居夷漫滌蕩曽無遺築若使大

教早流法遵二代開塔白水樹刹枌榆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

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啟

竊以無名無色理絶應感不身即身猶覩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為八喜之侣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謝賜甘露啟

約言左右徐儼宣勑垂賜法音寺松葉上甘露臣往年經見不過霑條而已時或凝結纔若輕霧未有玉聚珠

聯光粲若是實由積仁上通冥德下降故能委華霄極雰被後彫慈旨曲洽頒此祥賚不任欣荷謹以啟事謝以聞

謝勑賜氷啟

竊惟司寒輟響耴自前代凌室壙官歷茲永久聖功闡物逆典備甄窮深既採園池靡用有藉羔秬無災霜雹約又有謝賜交州檳榔啟云龍編嘉實厥包遐遠

謝賜軫綢絹等啟

霜紈雪委霧縠氷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枉道賁深束帛

謝敕賜絹葛啟

素采氷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閤起凉風於襟袖

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啟

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

異情羣畧殊軫而獨行必彰片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盖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視思自罄勗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啟

竊以六時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辯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

宙表㢑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辯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謝齊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啟

鳳綵鸞章霞鮮錦縟覿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有慚德雖日月在天理絶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謝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黄綾裙襦啟

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蘂臺之下民受祿為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袖緼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啟

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薦重製為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謝司徒賜北蘇啟

曠阻陰山之外眇絶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

至聖慈普洽遂遍剏纖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為柳世隆謝賜樂游胡桃啟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迴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奔逃吉之先見者也

為東宮謝敕賜孟嘗君劍啟

田文重氣猶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為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

輕鑾徽動密翳徐張黃間所彀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須禽

荅釋法雲啓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勑荅臣下一本𢥞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叢比展具以

呈也沈約呈

書

與徐勉書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迍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叅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還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

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恳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来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祗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

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冐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答陸厥問聲韻書

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况復過於此

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葢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嘽緩失調之聲以

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答樂藹書

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慭遺之感朝野同悲永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

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迨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彞倫儀刑寓内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闒閑鄙人名不入第欻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顔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答沈驎士書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裦興懐望古遐矚尊賢植俗遥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

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淸川又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弋釣泉皐以慰閒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與范述曾論齊竟陵王賦書

夫耿汎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鐘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環迴編離字減終無所辨仰酬睿旨徽表寸長

與陶弘景書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逺列霓羽帯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闕憑星夕卧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暖焉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閒逺阻隔瓊芝之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報王筠書

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羣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毎佇新奇爛然

總至懽興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筆
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時幼壯
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
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閒日清覯乃申

報博士劉杳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
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
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

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釆研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别卷諸篇並為名製又山寺既為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

與約法師書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韻水桂齊質自接彩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

遥寡務何嘗不北洨游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咁為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楸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于歲時色簞每見請求凢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輙蔪而後與用為歡謔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淚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契濶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彌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柰何弟

子沈約和南

序

梁武帝集序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鋭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髙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内發疏通外典爰始貴遊篤

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賢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抜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絶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為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宻奏忠規遺槀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

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修乾錄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虡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採薇出車杕杜之讌皆詠志摛藻賡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予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內典序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騖撽（=撽）燄颷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遥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遥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

六度之業既深十方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啟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於大權協化對揚宗極狥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懐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騖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按軫遥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

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趣忘懐屏欲殊塗一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内亡形相外馴兕虎或坐卧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疏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邇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虚秉心照理區區懐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議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息神光

既負槖以從師亦棲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
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义䟾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
功照啓未悟唱説之美義兼在斯曁九土殊風八方舛
俗遊化所包事出弘奬皆足以還光淨域登儀寶地並
黜華剪飾破愛辭親鼓枻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
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
容服未改而戒德内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
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

𢇁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雕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秉此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葢所以彪著往

迹煥述遐聲雖篆籒異文胡華舛則至于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内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衮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通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綱仁惠斯在變民

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精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人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佛記序

含靈萬品既非記牒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
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
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閑機初鑽叩事絶非
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夐有之而莫知所
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路起滅迴還馳驟不息
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逺積
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
豈徒齊遷魯變而已哉旻旻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

無已寧以詞義為珍葢由萬感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狥物動非為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璽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乖面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

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剪葉成文重譯末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啟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實為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畧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

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

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剎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

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為己分蹤或異適

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辯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

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揵陀近遊京洛單開遠

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

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肸蠁徧富延澤以西光景葳

蕤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

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尺極緣動必應又況進于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懸惑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迮

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别流分各以類附曰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㝠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録若夫欲遐邇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

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棻砥矢而言歸不迴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約進啓云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愧謹啓

碁品序

弈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

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文象末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録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論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

莫容風邈挺特蔭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术黄精終于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貎風神不羣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

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
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迹宜慢其形
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酒之為用
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
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
其遊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覩
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
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

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黄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非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

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邈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

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絶及天地蕞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為逺何其瑣瑣為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名跨大千而咫尺縁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縁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

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啟求其會歸尋其指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

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啟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迨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歟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懐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

原鈞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刲割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于見道若

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答陶華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歷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

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邪則四月辛卯長歴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

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别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辯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按諸四裔亦容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

罽賔久與上國殊絶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宇内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迩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
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殺
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侯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
力不有所躓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
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
為報乍輕一殺禽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
葢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

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顧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啟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啟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

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辦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究竟慈悲論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懐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駭怪莫啟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為甚嗜深

于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隠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為方未異害命夭生事均理一瀹蘥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梟妾登絲蠶衣共頒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畒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

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枲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曽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别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麤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黙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並是數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

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楚淨通蠢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蠢革宜禁曾無槃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往容輿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按湼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湼槃未啟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

闍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説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湼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惓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懐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

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蘁肉之因固蔬臬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蹊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

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于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

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犬馬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

足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曽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葢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

而兼無由可至旣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
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
病病于滯有不淺不惑出于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
始自凡夫至於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
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
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旣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
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旣
可夭則壽可無夭旣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旣

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別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

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

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邪又昔日之刀今鑄為𨥁劍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𨥁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為甲後生為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為刀刀之為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為兩則飲齕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譬形之與神邪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

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用無所不可亦可斷鮫蚍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鈷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

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為盡邪則不盡若謂本不盡邪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

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貳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衡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

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邪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按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

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旣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内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蔌

之具延頸蹙頞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昺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内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

今之請僧一會既可綦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于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馬適若以此運心則為會可矣

述僧中食論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

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

不顧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旼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葢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于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義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善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于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寔在其知性常

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荅曰非也問此以何為體荅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絶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

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荅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内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禀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

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名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磤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内因外緣實由乎此也

頌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遁

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一剎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窊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甡甡羣有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寄迹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齊朝冊徒故宮頌

聖祖神傑堯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隆命既升霸

畧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恃峭劍關凴深桂嶺㬥韋
委闕禮樂沈河拯壓傾構引溺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
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贊

高士贊有序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蒞天下則
賢人贊務禹益臯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不有學以從
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

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恍愚謟闇茍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朌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

亦有掊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從汙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絶炮胾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跡名重前

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繡像題贊有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已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為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芬上律絢發綺情幽摛寶術縟文内炳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果來膺妙秩毓藻震閨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兹曰

彌勒賛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業基累明功由積地耿耿長津遥遥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脱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藉感必從凴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

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

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銷聲賛

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其理空存天標已曖絶

羽孤騫堯逢豈讓札值奚言

雪賛

火競乃上炎陰矯亦下潤獨有凝雨姿貞皦而無殉排

雲寧自高晞光本非恡委谷不辭深因巖豈知峻潔貌

雖同賞英心共誰振

銘

瑞石像銘并序

夫靈應徵遠無跡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乾幽顯成褒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旻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住髣髴於林衡應真肸蠁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緗牒既表禎圖無不

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耴千齡而再現曷露淳
腴望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烏
動色玄秬相趣而已哉嘉玉逺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
潤徹環竒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啟
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刋雖復素環之絶貺燭銀之
瑶寳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
德潛衍感極迴靈豈變堅沈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
七年朞月爰有祥石耴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迴至表

異浙河獻奇禁圍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闕之易啟咨玄應之無方雖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𢁉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名工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刊委斲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蹕親加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沈弱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貺永福天人其詞曰

遥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潜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沈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亘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寓好摛工藉兹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光宅寺刹下銘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兹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咫

武城闡聖心留愛開素還負南郭義等去鄴事均徙鎬及魁濟横流膺斯寶運命帝閽以廣闢即太微而為守既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令事與須彌等固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於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黄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刧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

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啟扉閶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動驂越浮梁而逕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疏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濶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靉靉電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緯入房自茲遐敻在處弗亡安知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惟我皇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刹高驤土為淨國地即金剛因斯太極

溥被翺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彌勒佛銘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為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克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既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報

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刋靈表跡髣髴尊儀圖金寫石遺沱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頋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羕三達斯仰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奕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耿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

如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矇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夢焉誰覿

栖禪精舍銘 有序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厠番麾預班經劃之始今重遊踐鑒舊興懐故為此銘以傳芳迹

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甍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遥遥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

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厠遠宅賞憑旃頒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圃望鷲疏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眇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籜粗還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譟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霣崇山之

峭是以一夫不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畀而為宰

記

枳園寺刹下石記

佛教東流適末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瑯琊王邵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

殿嚴整而瓊刹未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
負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内宏食不過中
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隣柰圃日者作翰湘州
樹麾蠡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眄寵結皇
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被
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今
生報褰来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
乗傳衡臯辭簮泒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

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葢木運將啟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蒼雲植重扃於玄壤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孳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算遐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𢪛天和於少極藩王實茂播宗英於梁楚羣后流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夭性嘉穀年登餘糧栖畝夷荒内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析餘摧鋒拯幽

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刋石重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記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彩焰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厭世珍陞遷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迸玉鑾情殷雙樹永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好資巧匠傳

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觳林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刋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碑

桐栢山金庭館碑

夫生靈為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啟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玅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煙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已下

栖洞室上賔羣帝覿靈岳之驟啟見蒼波之屢竭望元
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鶩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
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
也若夫上玄奥遠言象斯絶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
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
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
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
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

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末
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懸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
纘歷復蒙縶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
玆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栢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
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
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金庭事
昺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啓置道士十
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

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懐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晩卧晨興飡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以茲丹款表之玄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

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嶢屼三山璀璨日為
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輈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
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
西遊漢濵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
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厎仰祈靈秘瞻彼高山興言
覆簣啟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峰迴峭擘漢分星臨雲置
墠駕岳開櫺碉塗蹇産林麓葱青誰謂應遠神道徵密
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

天無卒更生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容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凴嘉誘永濟微躬

法王寺碑

昔周師集於孟津漢兵至於垓下翦商肇乎茲地殪楚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既燎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縈山為堞失其九天之險負壑為隍曽無一葦之閼昏師反接僞收泥首捫揗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

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運斗樞自茲而廓天步業隆放夏功高代殷濟横流而臣九服握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濬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宮於漢舊因林光於泰餘迴廊敞匝複殿重起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

往劫將謝災難孔多炎炎烈火淼淼洪波聚為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真諦遐長匪因希尚曷寄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祁祁法衆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祇林宴

坐或期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明徘徊四果

善館碑

至道玄妙無跡可尋寄言立稱已乖宗極神宇靈房於義非取九僊緬邈等級參差或藏形洞府或栖志靈岳達人獨往之事志非易立餐松飲澗之情理難輕樹止欲漸去喧囂稍離塵雜於是既加營葺營建堂宇北負崇岳南枕修衢迴託人表雞犬相絶庭流松響戶接雲根指瓊樹而朝餐就瑶臺而夜息霓裳不反鳧舄忘歸

朝九星謁犀帝悠哉邈乎與天地相畢矣

齊故安陸昭王碑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威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藴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

外發清明內照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
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
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
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
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畧也水德方衰
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
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

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濵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起予聖懐發言中旨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乎震日衣青光方執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猷替惟宸實掌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劒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

豹臨戟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賛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蘓奥壤任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宏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控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鄧水陸之塗

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𦒿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玆選特難羊琇顧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今績斯侯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皐地埒分陝江左以來常

遥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淵藪胥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郛壥之内雲幄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鈎距靡用不待赭汙之權而奸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頳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祗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

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闕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畧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獘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埸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

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巻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
來久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
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宏郭伋待期之信
金如粟而弗覿馬如羊而靡入郯雉必懐豚魚不爽由
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鑿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
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强民獷俗反志還情風
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菑蝝蝗弗起豺虎

遠跡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駞馬不敢南
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
咸陽而遘疾彌留欻馬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叅請
門衢並走聲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
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寮如賈男女老幼大臨街衢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
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
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德

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
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之情惟
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
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
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閒凶哀震感絶
移時因遘沈痾綿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
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
酒肉坐卧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之愛振

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絶業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對
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
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
書部特善玄言聲悅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
八體於毫端爽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
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威德之
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懐博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
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盖百代之儀表千年之

領袖曽不慭留梁摧奄及豈唯僑終褰謝興謡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㪚之穹壤乃刻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别因菜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懐青拖紫崇基巖巖長瀾㳽㳽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

仰膺乾顧景皇蒸哉實啟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
期誕德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惠露霑
吴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簡必從日新為感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
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
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
遂彼蒼如何興山止蕢四壯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

邦國殄瘁齊隕晏平行哭致禮趙殂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競蓋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渡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豫章文憲王碑

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

赤霄而理翰望閶闔以上馳迴風飈於襟袖宅山川於懐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備收鼜滋蘭之畹既駕朱驂又敷衮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輶德必從譬

由昳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欝成嵩岱保翼三善弘正九代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
大德風邁具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冕羣龍周實多祜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戚公之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太尉王儉碑

瞻旦奭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騖百辟翹首譬列宿之仰

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感運鼎命將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閑宇獨吒虛室眷龍顏以託夢詠日角以興言停傅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板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禜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傍映曬矚接其光景

風雲溢乎帷席囂喧總至大溥相填齊鏣共軫並而不

雜銘曰

悵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兹五臣德參世命道
亞如仁屣步金門濯纓蘭疇激水上征培風鬱起

比丘尼僧敬法師碑

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緼日悠長跡
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
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

徽

哀策文

齊明帝哀策文

龍輁既撤備物已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輬幄攀摽應路容衛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

五曜在天迹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固業殷憂啟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鷁逝

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泝即豫西臨體茲大德懷此小心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董荼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典謨神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真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籙圖臨朝凝睟昧旦丕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應不行斯践路臺靡營離宮弗宴春言膠塾弘啟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動英華外揚禮行罇組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

奄謁嵩岱皆朽沴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隧幽
玄厭世崇陛即宮下泉殯階已遽素幕高褰端闈洞啓
蜃紼徐前背朱闕以南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
涼屬西戍之云暮伐金鼓以清道揚悲笳而啓路極厚
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晦遠脩嶷不泯紀事寂
寞龜書可循哲王遠世克播遺塵猗與萬古暉光日新

諡議

齊武帝諡議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事隨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惟盡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衆之主道冠初耜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淩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感績雲舉雖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

自殞弗勞羌㰖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
陣建有國之符成定謀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
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膳寢門孝德光被守器宗祧元
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
威行海内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
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
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旻下洞深泉春無凄風夏
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庠塾

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冄徼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夷畏力獻琛内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絶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宫將啓勒兹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謚議

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奐堯禹之稱或

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墠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屬負圖道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已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逖聽邇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

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崢嶸之下澤靡不懐寥廓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為淪弛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胄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放勛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輴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梁德皇后謚議

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逺伣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

墓誌銘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銘

德被九官功苞十亂帝圖必舉皇猷偕煥斯謂國楨是

惟民幹翺翔禮囿優游文館秘義煙涵瓌辭雨散逵路

揚輝台庭改觀方翊隆平變茲天網福履每愆降年多

爽徵言永謝庶僚誰長鐃吹罷音松風代響

齊太尉徐公墓誌

公美風儀善言笑愛重琴碁流連泉石拓宇東郊曖然

閑素榮貴之來無槩懷抱任居端揆萬務同歸簿領盈

前嚚塵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反天道不仁與善愆應

丞相長沙宣武王墓銘

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峩峩哲人實惟天縱德基内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冤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司徒謝朏墓銘

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鬱為人龍崇基往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華衮既襲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

屬素騑轙御玄雲罷曲

尚書右僕射范雲墓銘

合契興王匪勞物色乗風欝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脣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岨峻東川迴薄藴吾名臣終天靡作

太常卿任昉墓銘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為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欝焉髙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

今問蘭薰無絶

行狀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陜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歴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全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驁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畧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

乃反旆亘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輣俯闞

地穴斜通半藏晚飡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

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𣸣

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拗指宵遯公風標秀徹

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擒純蔡之高芬纂鍾嵇

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

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

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齊臨川王行狀

公導玄源於陵壑稟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著乎將立雲虛景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悦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圃清暉秘謍燭野光朝

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

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肩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世通儒魏時梁衆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凉雍二州刺史即尼之廼祖也闡孫攜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

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獨為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

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輙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為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

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闗涉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内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恢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杓欄二尺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鼾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屆於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

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其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矅律師講内自思惟但有值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鵶鵲鵃鴿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言同聲唱言我助甚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頴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甖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

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夜中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詣律師律師荅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嘆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隤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孑遺又於南園就頴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覺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

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
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届於今頴律師又令上約語
諸寺凡有高林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祗
承律藏之興自兹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
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
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
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黄脩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
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饑躬執泥瓦

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葢性好閑
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
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現
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覩瞻覲招納同住十有餘人
訓化奬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異
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撫心運想
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云毗呿羅所
著袈裟色如桑葚之熟因即取泥以壊衣色如所見儆

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斅改服間色故得絶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爲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借覺異令人守門覬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甞請聖僧浴器盛

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椀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者但見水杓自然揺動故知神異又曽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戸見外猶闇即便閉戸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

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旛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旛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為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

有兩樹寶華在邉人來近牀語莫壊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凉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虚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播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

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𢾭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宏通經教自應居勝地其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令法師素跡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為治無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旛竿猶車在地旛之為

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旛也至二十日便絶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甖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麩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

人問何意將嬀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閒居上為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縁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

晝夜作伎樂鬧人耳也

文

懺悔文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已前至於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筭識昧往縁莫由證舉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辯罪報以為毛羣鮞品事充庖厨無對之縁非惻隱所及晨剉暮爚亘月隨年嗛腹填虚非斯莫可㷔䰞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間恣

行天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想逢值横加剿撲却數追念種彙實蕃遠憶想間難或詳盡又暑月寢卧蚊寅嗜膚忿之于心應之于手歲所殲殞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為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於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𨽻賔遊愆青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偷人芻豢弱性蒙心隨喜讃悅受分呑贓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茍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

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纒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穽未易洗拔灌志慘舒性所同禀還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又言謔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薄暮不休來果昬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尺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尅己追自悔責收遜前

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八微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真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興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無所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場無復退轉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

加人若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遘當今斷絕永息來緣道無不在有求斯應庶達今誠要之咸達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沈於若岸迷塗遼遠弱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為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

踐非譬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裁然未改約以往夏遘罹痾疾帝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兹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克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為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路皎然

又過於此凡有涓毫應證来業無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賽蔣山廟文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於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烏革玄素之容草移丹緑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榻玉桴布瑶席秦梁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冠子祝文

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髙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疏

為文惠太子禮佛願疏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于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如然後

取證現前獲驗玆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某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啟欣問竪之安寢扉早闢訪饍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繞足頂禮晉神警衛萬福具臻曽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今于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二士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

長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滕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兹法田奉中宫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届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匹末及諸王妃主宫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兹辰預此慈善又普為積苦餓鬼受𡴭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翾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遣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凴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為文惠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句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翱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

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為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於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算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奥雖宇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

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
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
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
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
笥炫彩瑶縢思欲敷震微言貽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
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辯真俗
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内之法雲精
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于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

事也自法王已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氤氳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禀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衆兹上果永導芳緣

為齊竟陵王解講疏

夫澄形輝化必由委氣之途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

是以表靈邃迹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于道場拔迷根于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啓藏奥文雲開雨散今覞首丹逵日弦上朔止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兹乃餙筵藻殿張帷樾邸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况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乗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偕空劾隅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爝為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奥籍震微起滞輪動雲迴月殿含吕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禀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

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欶報之誠思隆于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玆三世咸證于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為南郡王捨身䟽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

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繁毎疚心術捨
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
聯華日彩玉組凤紆蕃麾早建蘭池紫燕之乗擾於外
閑黼帳翠帷之餙光於中寢徒以心源尚滞情路未明
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
愆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實栖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
凡百一十八種當今經衞凤理府絡時順萬祉雲翔百
妖窮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

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承休儲妃闡膺祥之符皇枝廣惟祺之祚敬飾崇甍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昜兹弘誓證其幽趣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朕要之無爽

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来安養阿彌陀世尊 云云 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縁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

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為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為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啗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地之財世稱為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

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餘襲冬夜既蒙累璽而櫝有羸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陋已甚方諸窶室所邁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懐捨散宜光道場饑寒困苦為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腦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

徵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年次
玄枵日般鳥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
請佛及僧髣髴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
飦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
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若刀俎
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翦
削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為難
故闕以八支冀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

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指屈名僧寘之虛室主人高卧取逆閒堂呼為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曷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